竹坡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竹坡詩話
作者：周紫芝　宋

紫芝有《太仓稊米集》，已著录。周必大《二老堂诗话》辨金锁甲一条，称《紫芝诗话》百篇，此本惟存八十条。又《山海经》诗一条称《竹坡诗话》第一卷，则必有第二卷矣。此本惟存一卷，盖残缺也。必大尝讥其解绿沈金锁之疏失。又讥其论陶潜“刑天舞干戚”句剿袭曾纮之说。又讥其《论谯国集》一条，皆中其失。他如论王维袭李嘉祐诗，尚沿李肇《国史补》之误。论柳宗元身在刀山之类，亦近於恶诨。然如《辨嘲鼾睡》非韩愈作，辨《留春不住》词非王安石作，辨《韩愈调张籍诗》非为元稹作，皆有特见。其餘亦颇多可采。惟其中李白、柳公权与文宗论诗一条，时代殊不相及。此非僻人僻事，紫芝不容舛谬至此。殆传写者之误欤？}}

杜少陵《游何將軍山林詩》，有“雨拋金鎖甲，苔臥綠沉槍”之句，言甲拋於雨，為金所鎖，槍臥於苔，為綠所沉，有“將軍不好武”之意。余讀薛氏《補遺》，乃以綠沉為精鐵，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，不知金鎖當是何物。又讀趙德麟《侯鯖錄》，謂綠沉為竹，乃引陸龜蒙詩：“一架三百竿，綠沉森杳冥。”此尤可笑。

戴良少所推服，每見黃憲，必自降薄，悵然若有所失。母問：“汝何不樂乎，複從牛醫兒所來耶？”王履道詩：“不見牛醫黃叔度，即尋馬磨許文休。”語雖工，然牛醫，叔度之父耳，非叔度也。

聰聞複，錢塘人，以詩見稱于東坡先生。余遊錢塘甚久，絕不見此老詩。松園老人謂余言：“東坡倅錢塘時，聰方為行童試經。坡謂坐客言，此子雖少，善作詩，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，可令和之。聰和篇立成，云：‘千點亂山橫紫翠，一鉤新月掛黃昏。’坡大稱賞，言不減唐人，因笑曰：‘不須念經也做得一個和尚。’是年，聰始為僧。”

東坡詩云：“君欲富餅餌，會須縱牛羊。”殊不可曉。河朔土人言，河朔地廣，麥苗彌

望，方其盛時，須使人縱牧其間，踐蹂令稍疏，則其收倍多，是縱牛羊所以富餅餌也。

維揚之擾，衣冠皆南渡。王邦憲客宛陵，與其鄉人相遇，作集句云：“揚子江頭楊柳春，衣冠南渡多崩奔。柳條弄色不忍見，東西南北更堪論。誰謂他鄉各異縣，豈知流落複相見。青春作伴好還鄉，為問淮南米貴賤。”其敘事有情致為可喜，近時集句所未有也。

集句近世往往有之，惟王荊公得此三昧。前人所傳，如“雨荒深院菊，風約半池萍”之句，非不切律，但苦無思耳。

孔毅父喜集句，東坡嘗以“指呼市人如使兒”戲之。觀其《寄孫元忠詩》云：“不恨我衰子貴時，經濟實藉英雄姿。君有長才不貧賤，莫令斬斷青雲梯。驊騮作駒已汗血，坐看千里當霜蹄。省郎京君[1]必俯拾，軍符侯印取豈遲。”殆不減《胡笳十八拍》也。

紹興初，有退相寓永嘉，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。及再相，有薦之者，止就部注邑連江，戲作小詩云：“命賤安能比鉅公，偶然年月與時同。只因日上爭些子，笑向連江作釣翁。”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，但日差異耳。

東坡遊西湖僧舍，壁間見小詩云：“竹暗不通日，泉聲落如雨。春風自有期，桃李亂深塢。”問誰所作，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，即日求得之。一見甚喜，而順之名出矣。餘留錢塘七八年，間有能誦順詩者，往往不逮前篇，政以所見之未多耳。然而使其止於此，亦足傳也。

米元章少時作邑，會歲大旱，遣吏捕蝗甚急。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，謂吏驅蝗入境。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句，書其背而遣之，云：“蝗蟲本是天災，不由人力擠排。若是敝邑遣去，卻煩貴縣發來。”見者大笑。

東萊蔡伯世作《杜少陵正異》，甚有功，亦時有可疑者。如“峽雲籠樹小，湖日落船明”，以“落”為“蕩”，且雲非久在江湖間者，不知此字之為工也。以餘觀之，不若“落”字為佳耳。又“春色浮山外，天河宿殿陰”，以“宿”為“沒”字。“沒”字不若“宿”字之意味深遠甚明。大抵五字詩，其邪正[2]在一字間，而好惡不同乃如此，良可怪也。

客有誦淵明《閒情賦》者，想其於此亦自不淺。或問坐客：“淵明有侍兒否？”皆不知

所對。一人言有之。問其何以知，曰：“ 所謂‘ 雍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 ’，此豈非有侍兒耶？ ” 於是坐客皆發一笑。

杜少陵之子宗武，以詩示阮兵曹，兵曹答以斧一具，而告之曰：“ 欲子砍斷其手，不然天下詩名，又在杜家矣。 ” 餘嘗觀少陵作《宗武生日詩》云：“ 自從都邑語，已伴老夫名。詩是吾家事，人傳世上情。 ” 則宗武之能詩為可知矣。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。

士大夫學淵明作詩，往往故為平淡之語，而不知淵明製作之妙，已在其中矣。如《讀山海經》云“ 亭亭明玕照，落落清瑤流 ”，豈無雕琢之功？蓋明玕謂竹，清瑤謂水，與所謂“ 紅皺簷曬瓦，黃團系門衡 ” 者，奚異。

余讀秦少游擬古人體所作七詩，因記頃年在辟雍，有同舍郎澤州貢士劉剛為餘言，其鄉里有一老儒，能效諸家體作詩者，語皆酷似。效老杜體云：“ 落日黃牛峽，秋風白帝城。 ” 尤為奇絕。他皆類此，惜乎今不復記其姓名矣。

賀方回嘗作《青玉案》詞，有“ 梅子黃時雨 ” 之句，人皆服其工，士大夫謂之賀梅子。郭功父有《示耿天隲》一詩，王荊公嘗為之書其尾云：“ 廟前古木藏訓狐，豪氣英風亦何有？ ” 方回晚倅姑孰，與功父游甚歡。方回寡發，功父指其髻謂曰：“ 此真賀梅子也。 ” 方回乃捋其須曰：“ 君可謂郭訓狐。 ” 功父髯而胡，故有是語。

鄭穀《雪詩》，如“ 江上晚來堪畫處，漁人披得一蓑歸 ” 之句，人皆以為奇絕，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。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，可謂知言矣。然穀亦不可謂無好語，如“ 春陰妨柳絮，月黑見梨花 ”，風味固似不淺，惜乎其不見賞于蘇公，遂不為人所稱耳。

世傳楊文公方離繈褓，猶未能言，一日，其家人攜以登樓，忽自語如成人。因戲問之：“ 今日上樓，汝能作詩乎？ ” 即應聲曰：“ 危樓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怕驚天上人。 ” 舊見《古今詩話》載此一事，後又見一石刻，乃李太白《夜宿山寺》所題，字畫清勁而大，且雲布衣李白作。而此又以為楊文公作何也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，以神文公之事與，抑亦太白之碑為偽耶？

韓退之《城南聯句》云：“ 紅皺曬簷瓦，黃團系門衡。 ”“ 黃團 ” 當是瓜蔞，“ 紅皺 ” 當是棗，退之狀二物而不名，使人瞑目思之，如秋晚經行，身在村落間。杜少陵《北征詩》云：“ 或紅如丹砂，或黑如點漆。 ” 此亦是說秋冬間籬落所見，然比退之頗是省力。

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，言淵明《讀山海經》詩有“形夭無千歲，猛志固有在”之句，竟莫曉其意。後讀《山海經》云：“刑天，獸名也，好銜干戚而舞。”乃知五字皆錯。“形夭”乃是“刑天”，“無千歲”乃是“舞干戚”耳。如此乃與下句相協。傳書誤繆如此，不可不察也。

樞密張公嵇仲，喜談兵論邊事，面目極嚴冷，而作小詩有風味。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為比丘尼者，公賦詩云：“六尺輕羅染麴塵，金蓮步穩襯紬裙。從今不入襄王夢，剪盡巫山一朵雲。”殊可喜也。

徐陵《玉台新詠》序云：“南都石黛，最發雙娥；北地燕支，偏開兩靨。”崔正熊《古今注》云：“燕支出西方，土人以染，中國謂之紅藍，以染粉為婦人色。”而俗乃用煙脂或胭脂字，不知其何義也？杜少陵“林花著雨胭脂濕”，亦用此二字，而白樂天“三千宮女燕支面”，卻用此二字，殊不可曉。

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，世傳退之手植。去祠十數步，種之輒死。有題文公祠者，雲“韓木有情春穀暖，鱷魚無種海潭清”者是也。

余頃年游蔣山，夜上寶公塔，時天已昏黑，而月猶未出，前臨大江，下視佛屋崢嶸，時聞風鈴，鏗然有聲。忽記杜少陵詩：“夜深殿突兀，風動金琅璫。”恍然如己語也。又嘗獨行山谷間，古木夾道交陰，惟聞子規相應木間，乃知“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”之為佳句也。又暑中瀕溪，與客納涼，時夕陽在山，蟬聲滿樹，觀二人洗馬於溪中。曰，此少陵所謂“晚涼看洗馬，森木亂鳴蟬”者也。此詩平日誦之，不見其工，惟當所見處，乃始知其為妙。作詩正要寫所見耳，不必過為奇險也。

夔峽道中，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，以“天”字為韻，榜之梁間，自唐至今，無敢作詩者。有一監司過而見之，輒和少陵韻，大書其側，後有人嘲之云：“想君吟詠揮毫日，四顧無人膽似天。”過者無不笑之。

大樑羅叔共為余言：“頃在建康士人家，見王荊公親寫小詞一紙，其家藏之甚珍。其詞云：‘留春不住，費盡鶯兒語。滿地殘紅宮錦汙，昨夜南園風雨。小憐初上琵琶，曉來思繞天涯，不肯畫堂朱戶，東風自在楊花。’荊公平生不作是語，而有此何也？”儀真沈彥述為餘言：“荊公詩如‘濃綠萬枝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’，‘春色惱人眠不得，

月移花影上闌幹’等篇，皆平甫詩，非荊公詩也。”沈乃元龍家婿，故嘗見之耳。叔共所見，未必非平甫詞也。

余家藏山谷《謝李邦直送鬲雲龍茶詩》，所謂“鬲雲從龍小蒼壁，元豐至今人未識”者是也。用川麻矮紙作鉅軸書，如拳許大，字畫飛動，可與《瘞鶴銘》《離堆記》爭雄。政和甲午，攜以示李端叔。端叔和山谷韻，又用此韻作詩見貽，且跋其尾云：“元豐八年九月，魯直入館。是月裕隆發引，前一日，百官集朝堂，與餘適相值，邂逅邦直送茶。居兩日，聞有詩，又數日，相見于文德班中，為餘口占。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，宣城周少隱出此詩相示，蓋二十有九年矣。感舊愴然，因借其韻，書於卷尾。是日太旱，久不雨而雨，黃昏月出，已而複雨。”紹興兵至，姑溪詩帖兩牛腰，並與山谷墨妙為之一空。

李石、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。李石云：“‘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’，畏不逢也。‘晝短苦夜長’，暗時多也。‘何不秉燭遊’，勸之照也。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，然人臣進言，要當如此。”及文宗有“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”之句，公權但雲“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”而已，殊不寓規諫之意何也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涼，而不知人間之苦，所以譏之深矣，曉人豈不當如是耶？

“冰肌玉骨清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一點月窺人，欹枕釵橫雲鬢亂。起來庭戶悄無聲，時見疏星渡河漢。屈指西風幾時來，不道流年暗中換。”世傳此詩為花蕊夫人作，東坡嘗用此詩作《洞仙歌》曲。或謂東坡托花蕊以自解耳，不可不知也。

王荊公作集句，得“江州司馬青衫濕”之句，欲以全句作對，久而未得。一日問蔡天啟：“‘江州司馬青衫濕’，可對甚句？”天啟應聲曰：“何不對‘梨園弟子白髮新’。”公大喜。

梁太祖受禪，姚坦為翰林學士。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：“頗知其人，文思甚捷。”坦曰：“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。”太祖應聲曰：“卿便是上水船。”議者以坦為急灘頭上水船。魯直詩曰：“花氣薰人欲破禪，心情其實過中年。春來詩思何所似，八節灘頭上水船。”山谷點化前人語，而其妙如此，詩中三昧手也。

東南之有臘梅，蓋自近時始。余為兒童時，猶未之見。元祐間，魯直諸公方有詩，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。政和間，李端叔在姑溪，元夕見之僧舍中，嘗作兩絕，其後篇云：“程氏園當尺五天，千金爭賞憑朱欄。莫因今日家家有，便作尋常兩等看。”觀端叔此詩，

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。

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，本多不同。余所傳古律二十八首，其間一詩，陳叔易記云，得于管城人家冊子葉中。一詩，洪炎父記云，得之江中石刻。又五詩，謝仁伯記云，得于盛文肅家故書中，猶是吳越錢氏所錄。要之皆得于流傳，安得無好事者亂真？然而如《巴西聞收京》云：“傾都看黃屋，正殿引朱衣。”又云：“克復誠如此，安危在數公。”又《舟過洞庭》一篇云：“蛟室圍青草，龍堆擁白砂。護江蟠古木，迎棹舞神鴉。”又一篇云：“說道春來好，狂風太放顛。吹花隨水去，翻卻釣魚船。”此決非他人可到，其為此老所作無疑。

西湖諸寺，所存無幾，惟南山靈石，猶是舊屋。寺僧言：“頃時有數道人來丐食，拒而不與，乃題詩屋山而去，至今猶存。”字畫頗類李北海，是唐人書也。其詩云：“南塢數回泉石，西峰幾疊煙雲。登攜孰以為侶，顏寓李甲蕭耘。”後好事者譯之，前一句乃呂字，第二句洞字，第三句賓字，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。李甲近世人，東坡以比郭恕先，善畫而有文。餘不知其為何人，當是神仙也。

東平王興周為餘言：“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溪翁者，一夕，有鬼題詩竹間云：‘墓前古木號秋風，墓尾幽人萬慮空。惟有詩魂銷不得，夜深來訪竹溪翁。’”世傳鬼詩甚多，常疑其偽為，此詩傳于興周鄉里，必不妄矣。鬼之能詩，是果然也。

凡詩人作語，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。余讀太史公《天官書》：“天一、槍、棓、矛、盾動搖，角大，兵起。”杜少陵詩云：“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。”蓋暗用遷語，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。詩至於此，可以為工也。

白樂天《長恨歌》云：“玉容寂寞淚闌幹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”人皆喜其工，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。東坡作送人小詞云：“故將別語調佳人，要看梨花枝上雨。”雖用樂天語，而別有一種風味，非點鐵成黃金手，不能為此也。

自古詩人文士，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。梅聖俞詩云：“南隴鳥過北隴叫，高田水入低田流。”歐陽文忠公誦之不去口。魯直詩有“野水自添田水滿，晴鳩卻喚雨鳩來”之句，恐其用此格律，而其語意高妙如此，可謂善學前人者矣。

林和靖賦《梅花詩》，有“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”之語，膾炙天下殆二百

年。東坡晚年在惠州，作《梅花詩》云：“ 紛紛初疑月掛樹，耿耿獨與參橫昏。 ”此語一出，和靖之氣遂索然矣。張文潛云：“ 調鼎當年終有實，論花天下更無香。 ”此雖未及東坡高妙，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。政和間，余見胡份司業和曾公袞《梅詩》云：“ 絕豔更無花得似，暗香惟有月明知。 ”亦自奇絕，使醉翁見之，未必專賞和靖也。

世所傳退之遺文，其中載《嘲鼾睡》二詩，語極怪譎。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，今雲“ 有如阿鼻屍，長喚忍眾罪 ”，其非退之作決矣。又如“ 鐵佛聞皺眉，石人戰搖腿 ”之句，大似鄙陋，退之何嘗作是語，小兒輩亂真，如此者甚眾，烏可不辨。

有數貴人遇休沐，攜歌舞燕僧舍者。酒酣，誦前人詩：“ 因過竹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閑。 ”僧聞而笑之。貴人問師何笑，僧曰：“ 尊官得半日閑，老僧卻忙了三日。 ”謂一日供帳，一日燕集，一日掃除也。

羅叔共言：頃歲錢塘有葛道人者，無他技能，以業屨為生，得金即沽酒自飲，往來湖山間數歲矣，人無知之者。一日，為寺僧修屨，口中微有聲，狀若哦詩者。僧怪而問之，葛生笑曰：“ 今日偶得句耳。 ”問之，乃云：“ 百囀已休鶯哺子，三眠初罷柳飛花。 ”自是始知其為詩人。世之露才揚己，急於人知者，聞斯人之風，亦可稍愧矣。

詩人造語用字，有著意道處，往往頗露風骨。如滕元發《月波樓詩》“ 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直與水相連 ”是也。只一“ 直 ”字，便是著力道處，不惟語稍崢嶸，兼亦近俗。何不雲“ 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自與水相連 ”為微有蘊藉，然非知之者不足以語此。

有明上人者，作詩甚艱，求捷法於東坡，作兩頌以與之。其一云：“ 字字覓奇險，節節累枝葉。咬嚼三十年，轉更無交涉。 ”其二云：“ 衡口出常言，法度法前軌。人言非妙處，妙處在於是。 ”乃知作詩到平淡處，要似非力所能。東坡嘗有書與其侄云：“ 大凡為文，當使氣象崢嶸，五色絢爛，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。 ”余以不但為文，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。

劉元素名博文，與餘為同郡。其為人靜退有守，好作詩而語不妄發。內子朱，賢而善事其夫，每舉案齊眉，則相敬如賓。一日，元素與客飲，分韻得柳眉，其詩云：“ 青眼相看君可知，精神渾在豔陽時。只因嫁得東君後，兩淚相看是別離。 ”詩成，坐客皆不悅。後數日而其妻亡，蓋詩讖也。

郭功父晚年，不廢作詩。一日，夢中作《遊採石》二詩，明日書以示人，曰：“ 余決非久於世者。 ” 人問其故，功父曰：“ 餘近詩有 ‘ 欲尋鐵索排橋處，只有楊花慘客愁 ’ 之句，豈特非餘平日所能到，雖前人亦未嘗有也。忽得之不詳。 ” 不踰月，果死。李端叔聞而笑曰：“ 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時？ ”

詩中用雙疊字易得句。如 “ 水田飛白鷺，夏木囀黃鸝 ”，此李嘉祐詩也。王摩詰乃雲 “ 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。 ” 摩詰四字下得最為穩切。若杜少陵 “ 風吹客衣日杲杲，樹攪離思花冥冥 ”，“ 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 ”，則又妙不可言矣。

楊次翁守丹陽，米元章過郡，留數日而去。元章好易他人書畫，次翁作羹以飯之，曰：“ 今日為君作河豚。 ” 其實他魚。元章疑而不食，次翁笑曰：“ 公可無疑，此贋本耳。 ” 其行，送之以詩，有 “ 淮海聲名二十秋 ” 之句。林子中見之，謂次翁曰：“ 公言無乃過與？ ” 次翁笑曰：“ 二十年來，何處不知有米顛子邪？ ” 余遊濡須，識次翁之孫侃，為餘道此。

杜牧之嘗為宣城幕，游涇溪水西寺，留二小詩，其一云：“ 李白題詩水西寺，古木回嵓樓閣風。半醒半醉遊三日，紅白花開山雨中。 ” 此詩今載集中。其二云：“ 三日去還住，一生焉再遊。含情碧溪水，重上粲公樓。 ” 此詩今榜壁間而集中不載，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。

晁以道家，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，如 “ 握節漢臣歸 ” 乃是 “ 禿節 ”，“ 新炊間黃粱 ” 乃是 “ 聞黃粱 ”。以道跋云：前輩見書自多，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為正也。不知宋氏家藏為何本，使得盡見之，想其所補亦多矣。

韓退之《城南聯句》云：“ 庖霜鱠玄鯽，淅玉炊香粳。 ” 語固奇甚。魯直云：“ 庖霜刀落鱠，執玉酒明船。 ” 雖依退之，而駸駸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。若明眼人見之，自當作兩等看，不可與退之同調也。

錢塘關子東為餘言，熙甯中有長老重喜，會稽人，少以捕魚為生，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。舊不識字，一日輒能書，又能作偈頌，嘗作頌云：“ 地爐無火一囊空，雪似楊花落歲窮。乞得苧麻縫破衲，不知身在寂寥中。 ” 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。解悟如此，蓋得觀音智慧力也。

餘讀東坡《和梵天僧守詮》小詩，所謂“但聞煙外鐘，不見煙中寺。幽人行未已，草露濕芒屨。唯應山頭月，夜交照來去。”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。晚遊錢塘，始得詮詩云：“落日寒蟬鳴，獨歸林下寺。松扉竟未掩，片月隨行屨。時聞犬吠聲，更入青蘿去。”乃知其幽深清遠，自有林下一種風流。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，與溪壑爭流，終不近也。

杜牧之《華清宮三十韻》，無一字不可人意。其敘開元一事，意直而詞隱，曄然有《騷》《雅》之風。至“一千年際會，三萬里農桑”之語，置在此詩中，如使伶優與嵇、阮輩並席而談，豈不敗人意哉。

錢塘強幼安為餘言，頃歲調官都下，始識博士唐庚，因論坡詩之妙，子美以來，一人而已。其敘事簡當，而不害其為工。如《嶺外詩》，敘虎飲水潭上，有蛟尾而食之，以十字說盡云：“潛鱗有饑蛟，掉尾取渴虎。”虎著渴字便見飲水意，且屬對親切，他人不能到也。

韓退之《薦士詩》云：“孟軻分邪正，眸子看瞭眊。杳然粹而清，可以鎮浮躁。”蓋謂孟東野也。余嘗讀孟東野《下第詩》云：“棄置複棄置，情如刀劍傷。”及登第，則自謂“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”。一第之得失，喜憂至於如此，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。退之謂“可以鎮浮躁”，恐未免於過情。

東坡喜食燒豬，佛印住金山時，每燒豬以待其來。一日為人竊食，東坡戲作小詩云：“遠公沽酒飲陶潛，佛印燒豬待子瞻。采得百花成蜜後，不知辛苦為誰甜。”

東坡性喜嗜豬，在黃岡時，嘗戲作《食豬肉詩》云：“黃州好豬肉，價賤等糞土。富者不肯吃，貧者不解煮。慢著火，少著水，火候足時他自美。每日起來打一盌，飽得自家君莫管。”此是東坡以文滑稽耳。後讀《雲仙散錄》，載黃升日食鹿肉二斤，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，則曰“火候足”。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，他可知矣。

福唐黃文若言：“南徐刁氏子字鱗遊，十歲賦《竹馬詩》云：‘小兒騎竹作驊騮，猶是東西意未休。我已童心無一在，十年渾付水東流。’後十歲果卒。客有志其墓者，以比李長吉。”蓋文章早成，古人有之，然亦天所忌也。

道士林靈素，以方術顯于時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，頗自矜有驕色。或作《戲靈素畫像詩》

云：“當日先生在市廛，世人那識是真仙？只因學得飛升後，雞犬相隨也上天。”

“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天階[3]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。”此一詩，杜牧之、王建集中皆有之，不知其誰所作也。以餘觀之，當是建詩耳。蓋二子之詩，其流婉大略相似，而牧多險側，建多工麗，此詩蓋清而平者也。

“兩京作斤賣，五溪無人采。”此高力士詩也。魯直作《食筍詩》，云：“尚想高將軍，五溪無人采”是也。張文潛作《薺羹詩》，乃云：“論斤上國何曾飽，旅食江城日至前。嘗慕藜羹最清好，固應加糝愧吾緣。”則是高將軍所作，乃《薺詩》耳，非《筍詩》也。二公同時，而用事不同如此，不知其故何也。

承議郎任隨成，字師心，劉景文甥也。嘗為余言，景文昔為忻州守，間數日，率一謁晉文公祠。既至祠下，必與神偶語，久之乃出。文公亦時時來謁景文，景文閉關若與客語者，則神之至也。一日，於廣坐中謂一掾曰：“天帝當來召君，我亦當繼往。”坐客皆相視失色，已而掾果無疾而逝，劉亦相繼而亡雲。後一日，死而復蘇，起作三詩，乃複就瞑。其一云：“中宮[4]在天半，其上乃吾家。紛紛鸞鳳舞，往往芝木華。揮手謝世人，聳身入雲霞。公暇詠天海，我非世人嘩。”其二云：“仙都非世間，天神繞樓殿。高低霞霧勻，左右蛇龍遍。雲車山嶽聳，風聲天地顫。從茲得舊渥，萬物毫端變。”其三云：“從來英傑自消磨，好笑人間事更多。艮上巽宮為進發，千車安穩渡銀河。”詩成，謂其家人曰：“我今掌事雷部中，不復為世間人矣。”

馮均州為餘言，頃年平江府雍熙寺，每深夜月明，有婦人歌小詞於廊廡間者，就之不見。其詞云：“滿目江山憶舊遊，汀洲花草弄春柔。長亭艤住木蘭舟。好夢易隨流水去，芳心猶逐曉雲愁。行人莫上望京樓。”或有聞而錄之者，姑蘇士子慕容岩卿見而驚曰：“君何從得此詞？”客語之故，岩卿悲哭，久之，曰：“此余亡妻之詞，無知之者。”明日視之，乃其妻旅櫬所在。

大楖景德寺峨眉院，壁間有呂洞賓題字。寺僧相傳，以為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，戒律甚嚴，不下席者二十年。一日，有布衣青裘，昂然一偉人來[5]，與語良久，期以明年是日複相見於此，願少見待也。明年是日，日方午，道者沐浴端坐而逝。至暮，偉人果來，問道者安在，曰亡矣。偉人歎息良久，忽複不見。明日書數語於堂壁間絕高處，其語云：“落日斜，西風冷。幽人今夜來不來，教人立盡梧桐影。”字畫飛動，如翔鸞舞鳳，非世間筆也。宣和間，余游京師，猶及見之。

李京兆諸父中，有一人嘗為博守者，不得其名，其人極廉介。一日，迓監司於城門，吏報酉時，守急命閉關。已而使者至，不得入，相與語於門隙。使者請入見，曰：“法當閉鑰，不敢啟關。”請以詰朝事迎。又京遞至，發緘視之。中有家問，即令滅宮燭，取私燭閱書。閱畢，命秉官燭如初。當時遂有“閉關迎使者，滅燭看家書”之句。廉白之節，昔人所高，矯枉太過，則其弊遂至於此。

東坡在黃州時，嘗赴何秀才會，食油果甚酥。因問主人，此名為何。主人對以無名。東坡又問為甚酥，坐客皆曰：“是可以為名矣。”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，每為設醴，坡笑曰：“此必錯著水也。”他日忽思油果，作小詩求之云：“野飲花前百事無，腰間惟系一葫蘆。已傾潘子錯著水，更覓君家為甚酥。”李端叔嘗為余言，東坡云：“街談市語，皆可入詩，但要人鎔化耳。”此詩雖一時戲言，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。

唐人作樂府者甚多，當以張文昌為第一。近時高郵王觀亦可稱，而人不甚知。觀嘗作《遊俠曲》云：“雪擁燕南道，酒闌中夜行。千里不見雞，怒須如立釘。出門氣吹霧，南山雞未啼。腰間解下聶政刀，袖中擲下朱亥椎。冷笑邯鄲乳口兒。”此篇詞意，大似李太白，恨未入文昌之室耳。至《莫惱翁》篇云：“穀垂幹穗豆垂角，兩足年登不勝樂。烏巾紫領銀須長，白酒滿杯翁自酌。翁醉不知秋色涼，兒捋翁須孫撼床。莫惱翁，翁年已高百事慵。”遂與文昌爭衡矣。

本朝樂府，當以張文潛為第一。文潛樂府刻意文昌，往往過之。頃在南都，見《倉前村民輸麥行》，嘗見其親稿，其後題云：“此篇效張文昌，而語差繁。”乃知其喜文昌如此。《輸麥行》云：“余過陳，見倉前村民輸麥，止車槐陰下，其樂洋洋也。晚複過之，則扶車半醉，相招歸矣。感之，因作《輸麥行》，以補樂府之遺。‘場頭雨幹場地白，老穉相呼打新麥。半歸倉廩半輸官，免教縣吏相催迫。羊頭車子毛布囊，淺泥易涉登前岡。倉頭買券槐陰涼，清嚴宮吏兩平量。出倉掉臂呼同伴，旗亭酒美單衣換。半醉扶車歸路涼，月出到家妻具飯。一年從此皆閑日，風雨閉門公事畢。射狐罝兔歲蹉跎，百壺社酒相經過。’”

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，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，漢堂奧乎？唐人未嘗有此論，而稹始為之。至退之云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不知群兒愚，那用故謗傷。”則不復為優劣矣。洪慶善作《韓文辨證》，著魏道輔之言，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。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，然指稹為愚兒，豈退之之意乎？

黃師是赴浙憲，東坡與之姻家，置酒餞其行，使朝雲侍飲。坐間賦詩，有“綠衣有公言”之句。後人乃謂綠衣小官，猶惜其不留，是有公言也。時朝雲語師是曰：“他人皆進用，而君數補外，何也？”是謂公言。而“綠衣”則東坡指朝雲也。

呂舍人作《江西宗派圖》，自是雲門、臨濟始分矣。東坡寄子由云：“贈君一籠牢收取，盛取東軒長老來。”則是東坡、子由為師兄弟也。陳無己詩云：“鄉來一瓣香，敬為曾南豐。”則陳無己承嗣鞏和尚為何疑。餘嘗以此語客，為林下一笑，無不撫掌。

古今詩人，多喜效淵明體者，如和陶詩非不多，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。韋蘇州云：“霜露悴百草，而菊獨妍華。物性有如此，寒暑其奈何。掇英泛濁醪，日入會田家。盡醉茅簷下，一生豈在多。”非唯語似，而意亦太似。蓋意到而語隨之也。

頃歲朝廷多事，郡縣不頒曆，所至晦朔不同。朱希真避地廣中，作《小盡行》一詩云：“藤州三月作小盡，梧州三月作大盡。哀哉官曆今不頒，憶昔升平淚成陣。我今何異桃源人，落葉為秋花作春。但恨未能與世隔，時聞喪亂空傷神。”與夫“山中無曆日，寒盡不知年”，無間然矣。

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，翠羽而紅首，顏色可愛，人罕識之。崔德符《通羊道中詩》所謂“翠裘錦帽初相識，魚虎彎環略岸飛”是也。余至興國數月，郡去通羊二百里，猶未及識，詢之土人，亦無識者，每誦德符詩，想像一見而已。

張文潛《中興碑詩》，可謂妙絕今古。然“潼關戰骨高於山，萬里君王蜀中老”之句，議者猶以肅宗即位靈武，明皇既而歸自蜀，不可謂老於蜀也。雖明皇有老于劍南之語，當須說此意則可，若直謂老於蜀則不可。

揚子雲好著書，固已見誚於當世，後之議者紛紛，往往詞費而意殊不盡。惟陳去非一詩，有譏有評，而不出四十字：“揚雄平生書，肝腎間琱鐫。晚于玄有得，始悔賦《甘泉》。使雄早大悟，亦何事于玄。賴有一言善，酒箴真可傳。”後之議雄者，雖累千萬言，必未能出諸此。

柳子厚《別弟宗》一詩云：“零落殘紅倍黯然，雙垂別淚越江邊。一身去國六千里，萬死投荒十二年。桂嶺瘴來雲似墨，洞庭春盡水如天。欲知此後相思夢，長在荊門郢樹煙。

”此詩可謂妙絕一世，但夢中安能見郢樹煙，煙字只當用邊字，蓋前有江邊故耳。不然，當改雲“欲知此後相思處，望斷荊門郢樹煙”，如此卻似穩當。

汪內相將赴臨川，曾吉父以詩送之，有“白玉堂中曾草詔，水晶宮裡近題詩”之句。韓子蒼改云：“白玉堂深曾草詔，水晶宮冷近題詩。”吉父聞之，以子蒼為一字師。

柳子厚《與浩初上人看山詩》云：“海畔尖山似劍鋩，秋來處處割愁腸。若為化得身千億，散上山頭望故鄉。”議者謂子厚南遷，不得為無罪，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。

杜子美《北征》詩云：“海圖拆波濤，舊繡移曲折。天吳及紫鳳，顛倒在短褐。”可謂窮矣。及賦《韋偃畫古松詩》，則云：“我有一匹好東絹，重之不減錦繡段。已令拂拭光零亂，請君放筆為直幹。”子美乃有餘絹作畫材，何也？餘嘗戲作小詩，用少陵事云：“百尺寒松老乾枯，韋郎筆妙古今無。何如莫掃鵝溪絹，留取天吳紫鳳圖。”使少陵尚無恙，當為我一捧腹也。

今日校《譙國集》，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。某為兒時，先人以公真稿指示，某是時已能成誦。今日讀之，如見數十年前故人，終是面熟。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，必是痛遭俗人改易耳。如《病起》一詩云：“病來久不上層台，謂宣城疊嶂雙溪也。窗有蜘蛛徑有苔。多少山茶梅子樹，未開齊待主人來。”此篇最為奇絕。今乃改云：“為報園花莫惆悵，故教太守及春來。”非特意脈不倫，然亦是何等語。又如“櫻桃欲破紅”改作“綻紅”，“梅粉初墜素”改作“梅葩”。殊不知綻葩二字，是世間第一等惡字，豈可令人詩來。又《喜雨晴詩》云：“豐穰未可期，疲瘵何日起。”乃易“疲瘵”為“瘦饑”，當時果有瘦饑二字，此老則大段窘也。

注释

↑ “君”原作“軍”，據《百川學海》本改。

↑ “邪正”，《百川》本作“點化”。

↑ “階”原缺，據《百川》本補。

↑ “宮”原作“官”，據《百川》本改。

↑ “來”原作“求”，據《百川》本改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